

文明时空下的

全球通用语

A Survey of the Global Lingua Francas in Space & Time of Civilizations

苏前辉◎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文明时空下的

全球通用语

A Survey of the Global Lingua Francas
in Space & Time of Civilizations

苏前辉◎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明时空下的全球通用语 / 苏前辉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8

ISBN 978 - 7 - 5161 - 6485 - 3

I. ①文… II. ①苏… III. ①外语—研究 IV. ①H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52654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宋燕鹏
责任校对 季 静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5.5
插 页 2
字 数 280 千字
定 价 5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写在 2012 年前夕的启笔之际

2009 年的贺岁片《2012》令人震惊，如此美好的世界顷刻间化作一片火海，人们惊恐万状，纷纷朝着世界之巅的中国西藏奔逃，因为那里有承载人类未来希望的方舟。这方舟，其实是一种文化，一种能够友爱包容、春风化雨的文化；这方舟，其实是一种语言，一种能够沟通心灵、启迪心智的语言。

写在 2014 年岁末的收笔之际

在这一年，东亚地区矛盾重重，西亚地区恐怖势力再度抬头……对于具有丰富人文资源的亚洲，在民族国家尚未发展成熟的情况下，立刻又随欧洲一体化运动进入了全球化时代，两步并作一步走，与非洲和拉美相比，这一地区出现太多的矛盾与冲突是再正常不过的。不过值得警醒的是，民族国家意识一旦冲过了头，民族主义思维就会走入极端，所产生的非理性行为非但会危及该地区人民的生产、生活，也会给全球正常秩序带来灾难。

东亚总体来说是理性的。相信这一地区的政治家们能够凭借共享的东方智慧，逐渐走出极端民族主义的阴影，探索出一条普惠、普适的和平与发展模式，惠及亚洲，惠及世界。

再说语言

语言，不仅仅只是交际工具，也代表着一个民族的认同，体现着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奋发进取，为世界的文明进步造成积极的影响，是值得称道的。在当今这个全球一体化空前加速的时代，人类必须在共同安全的前提下，建立命运共同体，在和谐相处中，共谋发展，在发展中实现和解和融合。在全球这个大家庭中，每一个成员（民族）都有责任为之努力，为之贡献。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一思维的指引下，人类将形成共同的价值理念，建构体现这一理念的文化思想，继而创造一种人类共享的话语体系，最终形成融入全球各大语言文化精髓的共同语言，即“全球通用语”。

序 一

前些时日，前辉邀我为他的新书作序，我对此感到十分高兴与荣幸。4年前，当前辉来北大历史系做访问学者时，我忝为他的指导教师。由此相识，继而相知。这些年来，前辉的认真、踏实、敏锐与真诚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前辉是研究语言的，与我的专业世界史有着一定的距离，所以我不便对他的大作妄加评论。不过，当我翻阅过他的这本新作之后，我还是能感觉到，前辉是想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研究语言从区域性向全球性的发展历程，并力图把它与世界文明的发展结合起来，从而更好地体现从民族语言到全球通用语的特点与规律。我不知在语言学界这可否被看成是一种创新的尝试，但至少对我而言，确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从属性上看，一个民族的语言，是该民族认同的一个重要标志，它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了这个民族的软实力及国际地位。某一民族的语言，从形式上有可能随着这个民族被另一个更为强势的民族“征服”^①而消失，但在内容上却与另一门语言实现了融合，继而建立了共享的文明。因此，地球上不论哪一区域的文明，都是人类的共同财富，这当中自然包含了语言。而当民族与国家结为一体的时候，语言的重要性就愈加凸显出来。

从世界历史上看，任何一门语言实现其地域或世界的通用性，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从希腊语、拉丁语、汉语和英语，无不经过长时间的传播和推广，才形成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通用语言。而在当今时代，按法国外交部长贝尔·韦德里纳的说法，由于美国“在各个方面具有了主导性和支配性”：它不仅在经济、军事和技术上具有统治地位，而

^① 这里的“征服”绝非狭隘的、排他的和灭绝性的，或许叫作同化更为贴切。

且“在思想，理念，语言和生活方式上具有了主宰作用”^①。因此，英语便成为了影响最大的全球通用语。

然而，我们也看到，“今天的美国在很多方面正在受到挑战，它的信心已经动摇，它的威望已经损害”^②。未来的世界正在朝着一个多极化的趋势发展。可以这样认为，在未来的多极世界中，英语一统天下的局面将遇到强有力的挑战，代表世界其他地区文明的语言必将发挥越来越强大的影响力。因此，正如未来的全球文化将呈多元化发展的特点一样，作为未来的全球通用语，也必将带上这样一种印记：即以某一语言为主体，同时融入若干他者语言的成分，蕴涵一种平等、尊崇的人文精神，广为天下人享用；同时，在不同区域，人们还将继续使用体现自身认同和归属的民族语言，这就是“双语制”。

与此同时，在未来的世界，可能将有若干种语言会逐步消失，这也将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因为就如同涓涓细流终要汇入大海一样，一种新的、涵盖各种不同区域文明的全球通用语，也将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与发展，并为世界各地人们所接受。人类社会的文明将随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仓促起笔，感悟不周。寥寥数语，不想为前辉的大作添彩，仅想就前辉“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精神表示一份支持与敬意。

高岱

2014年9月于北京大学才斋

① 《巴黎认为美国是一个“超级大国”》，《国际先驱报》1999年2月5日；《法国寻求摆脱美国控制》，《纽约时报》1999年11月7日。

② 同上。

序 二

前辉又要带着我们出发了！这次是语言的旅行。

与十年前的那次出发显然不同，但旅行的目标却又极其相似。十年前我去美国，他去英国，都是为期一年的学术访问。记得出发前他曾经和我讨论过有关国际通用语的问题。我对通用语偶有所闻，也在大学时代读过一本书，叫做《Changing English》，但还是感到茫然，莫衷一是。前辉的英国之行显然有备而去的，十年磨一剑，今天终于走到了一个收获的季节！这部学术专著给我带来了某种严肃的惊喜，最出彩的莫过于两点：语言和历史。我以前自认为是“语言学家”，不是“历史学家”，但是读了这部书突然发现自己对语言一窍不通，反而在历史方面有所收获。原因是这本书弥补了我语言知识的一大缺憾：历时语言学。如果可以，我愿意称其为“语言历史学”。有专家称，一个人对世界的认知模式有两种：一个空间模式；另一个是时间模式。人刚刚出生那会，逐渐就具备了空间感，构成最基本的认知；但是人的时间感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需要经过后天的训练才能形成。同样一门知识只了解其横面，而不知其纵面，极有可能对这门知识一知半解。因此我认为其中最出彩的要数本书给我们带来的历史感，这种历史感当中最令人得到启发的莫过于这样的感受：1500年以来一个民族语言逐步成为全球通用语的历史论证过程。几乎所有的事物与现象都有自身的历史，语言也不例外；但是，这些事物与现象的历史情况却各有不同，而语言的历史却是充满了神秘和令人探索的欲望。

熟悉欧洲历史的人都知道，1500年前的欧洲出现了文艺复兴，人们的思想开始脱离上帝的安排；此后的启蒙运动，欧洲人的思想得到进一步解放，在他们的脑海里这个世界已经不是上帝言语的那个世界了；他们急切用的眼睛观察这个世界，自己的大脑思考这个世界，于是发明了许多工具来辅助人们去了解这个世界；于是航海技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他

们借用包括中国的指南针在内的技术，探索亚洲、却无意中发现新大陆，向世界各地殖民；更重要的是随着他们的帆船而去的是欧洲的语言和文化也开始在世界各地传播。通用语正是在这种历史的逻辑支配之下形成的。在探索、殖民的过程中，欧洲人不仅借助了科技手段，实际上他们也在用自己的语言文化来探索这个世界，如英语与殖民地语言文化的有机融合就是某种意义上的探索；在对殖民地资源进行掠夺的过程中，欧洲语言也加入文化殖民的行列，深刻影响着殖民地的文化发展，其影响之深刻甚至使得殖民地人民对欧洲的文化已经到了“外化于行，内化于心”的地步，以至于到了后来殖民地人民取得独立地位之后的后殖民时代，这种影响也难以摆脱。另一方面，这种影响所抵达的不仅仅是殖民地国家。工业革命以后“欧洲中心论”文化心态使然，通用语的概念也在欧洲人脑海里起到了不小的作用，至今我们还可以经常看到赛义德所描述的“东方主义”现象此起彼伏，尽管我们也能够听到欧洲人对自我为中心的批评与反思。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又让我们看到了这样一幅图景：经济一体化带来的阵痛、文化交流与冲突频现、英语极其附着文化价值观的盛行都在强化着英语作为通用语的地位。而进入新世纪，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汉语国际化也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泛起阵阵涟漪，人们憧憬着汉语是否也会成为未来的全球通用语，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或许多年之后汉语会有所可为，但在时间的长河中，那将是在未来回望历史时的一个瞬间，一如世界语言的天空中曾经划出过一道彩虹的拉丁语一般。在久远的未来，人类语言的格局将是什么样子，现在还无法预测，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作为未来的全球通用语，一定是以某一语言为主体，同时融入若干他者语言的因子，蕴含一种平等、尊崇的人文精神，广为世人享用。

本书带领我们穿越历史展开了语言之旅，而对于未来，语言之旅仍在继续。也许书中的观点可能会引起一定争议，但对于这本书的出版我实在难掩心中的欣喜之情！

昆明理工大学教授

王庆奖

2014年9月10日于昆明大学城

前 言

《文化时空下的全球通用语》，意在以历史为经，以地域为纬，将语言连村文化这张大网，由点及面，抛向全球，撒向未来。当语言的民族性和历史性结合在一起，展开的便是一个文化背景下语言的故事。

萨丕尔说，语言是“人类所特有的、非本能的、借助一系列自然产生的符号来表达思想、情感及需求的手段”^①。人们正是借助词语和话语所指向的共同体验，分享现实、思想和经验知识，并把它们纳入人类共享的世界知识中去。要在世界范围内整合和分享这一宝贵的知识财富，建立一个共同的话语体系，即“全球通用语”，就成了人类共同的心声。

全球通用语的形成，绝非一朝一夕。事实上，语言的通用性发展，自人类诞生之日便已经开启。部落、部族之间思想和技术的交流需要借助语言。交流一经产生，彼此间话语的相互影响便促成了语言共性的出现，继而产生了通用性。后来在某一区域出现了王国，其主流语言就逐渐流向这一区域其他的部落和种族，同化了这一区域其他的语言，导致了早期通用语的出现。在王国与王国之间的接触与交流中，强势国家的语言逐渐在该区域脱颖而出，形成了该区域的主导力量，随之在多个国家中实现了通用性，这就是“国际通用语”。“全球通用语”的出现，应该以现代意义上民族国家的诞生和地理大发现为标志，这与全球化时代的开启大致同步。全球化促使世界范围内不同种族、不同地域之间人们的彼此接触。在全球这个舞台上，西方大国相继登场，先是西班牙、葡萄牙，之后是荷兰、法国、英国，再就是俄罗斯和美国，纷纷将自己的语言推向世界。鉴于英语国家（先是英国，后来是美国）在世界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技术领域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地位，英语顺理成章地成了全球范围内人们交流

^① 爱德华·萨丕尔：《言论论》，商务印书馆1921年版。

的共同媒介，即“全球通用语”。在全球化运动进一步深化的今天，区域性的，乃至全球性的超国家组织方兴未艾，鉴于英语的全球通用地位，人们自然而然地将英语列为第一工作用语。从当前情势看，英语的全球通用有着不可逆转之势，但也并非永远地必然如此。

得益于文艺复兴释放的巨大能量，在将西方文明推向全球的同时，西方国家规定了现代性的意义，为全球化建立了注脚。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文明的优势与缺陷均展露无遗，以此为基础建立的“现代性”和“全球化”继续发酵，其正当性受到越来越多包括西方学者在内的质疑。在20世纪初以来的一百多年间，人类在现代物质文明的建设方面可谓成就卓著，但对精神文明与伦理道德的破坏也是史无前例的。时代呼唤对人文精神的回归，精神文明亟须健康发展，其关键在于人类的自我完善，在于对个体价值与尊严的重新认识。由于整个人类是由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传统、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意识形态的民族或者群体组成，这就需要展开切实有效、平等自觉的全球文明对话。在当今世界，盛行多年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思维已经不合时宜，体现平等、仁爱思想的新的价值观念正在形成。一旦人类价值观发生了变故，话语格局必然随之发生新的改变，这是极其自然的。

世界上从来就不存在永恒的通用语。回顾通用语的历史，古埃及语、阿卡德语、梵语和波斯语、希腊语和拉丁语，他们在各自的时代无不璀璨无比、独占鳌头，但都无一例外地在属于各自的时空中划过一道彩虹之后相继消逝。“在21世纪的今天，即便像英语这样有着广泛领地的语言，也不可能做到无坚不摧”^①，因为人口增长、贸易与文化权力的格局不可能永远不会发生变化，更何况任何一种语言传统随时都有可能孕育出重大的创新。

就国力而言，时下的美国仍是第一号世界强国，其影响力仍然是压倒性的，英语的全球通用地位还将维持很长一段时期。但是，新的情势也在萌芽，欧盟的GDP已经与美国旗鼓相当，中国也正处于高速发展期，另外还有其他的竞争者，比如印度等。这些国家正在积聚力量，未来的世界

^① [英] 尼古拉斯·奥斯特勒：《语言帝国——世界语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将呈多极化的格局。^① 在这一格局里，英语的全球通用语地位会不会被其他语言取代呢，比如汉语、德语、印地语，或其他？答案是不言而喻的。我以为，正如未来的全球文化将呈多元化发展一样，全球通用语也必然带上这一印记，那就是以某一语言为主体，同时融入若干他者语言的成分，蕴涵一种平等、尊崇的人文精神，广为世人享用；同时，在不同区域，人们还将继续使用代表自身认同的民族语言。也就是说，未来的时代将是双语时代。随全球一体化的深度发展，最终世界上的语言将融为一种语言。即便如此，各区域也仍会呈现出不同的方言，那正是标准全球通用语获取养分的泉源。

在现阶段，人们已经接受了对国家民族语言和全球通用语折中的“双语制”原则，两者体现各不相同、互不重叠的功能：前者满足认同和归属的需要；后者体现国际交流的功用。随全球化运动的进一步深化，人们的国籍渐渐变得不那么重要，“世界公民”意识将成为人类共识，国家民族主义最终为地球人类主义所取代。届时，原来国家层面的权力集中到了超国家或国际的层面，国家要求公民忠诚的做法在全球化层面已不复存在，个体借助于“全球通用语”在更加宽广的舞台上为了充分的施展自我而自由流动。一旦一个前所未有的数量庞大的人群学习使用这种通用语，普遍的交流也将迎合这种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又将有若干的语言面临消失。对此，我们自不必惶恐。因为就语言而论，它自古就有“聚变”和“裂变”两种发生方式。当人们趋于和解的时候，聚变就成了常态。

有语言学家认为，由于语言的未来和过去充满了意外的变迁，“语言的历史本身无法诠释历史，或者预见未来”^②。然而，从语言通用性研究的过程中，人们总可以发现一些规律。毕竟，历史的最大功用就在于昭示未来。

2011年6月于北京圆明园遗址公园

① [美] 艾米·蔡：《大国兴亡录》，新世界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② 同上。

目 录

前言	(1)
引言	(1)
第一章 人类、语言与文化	(4)
第一节 人类与语言	(4)
第二节 语言与思维	(10)
第三节 语言与文化	(15)
第四节 语言的民族性与时代性	(19)
第二章 区域通用语、国际通用语及全球通用语	(24)
第一节 语言的故事	(24)
第二节 语言的通用性	(32)
第三节 从区域通用语到国际通用语	(40)
第四节 全球化与全球通用语	(53)
第三章 陆地时代的通用语 (1500 年前)	(68)
第一节 北非圣书字及西亚楔形文字	(69)
第二节 南亚梵语及东亚汉字	(79)
第三节 欧洲希腊语、拉丁语及斯拉夫语	(90)
第四节 亚、非阿拉伯语	(103)
第四章 海洋时代的通用语 (1500—1945 年)	(111)
第一节 拉丁语的终结与西方诸语言的形成	(111)

第二节	葡、西、荷的扩张及其语言的传播	(116)
第三节	英帝国与英语世界	(125)
第四节	法、俄、德、日的扩张及其语言的传播	(136)
第五章	全球化时代的通用语 (1945 年至今)	(154)
第一节	美利坚的崛起与美国英语的形成及传播	(154)
第二节	现行的全球通用语——英语	(163)
第三节	现代中国与现代汉语	(170)
第四节	成长中的国际通用语——汉语	(180)
第六章	立足当今看未来	(190)
第一节	当代世界文明区域的划分与语言新格局	(190)
第二节	语言的区域一体化趋势	(199)
第三节	文化多样性与“双语制”	(203)
第四节	新型全球通用语与未来趋势	(210)
结语		(219)
参考文献		(221)
附表		(231)
后记 心路		(233)

引言

《圣经·旧约》上记载，人类的祖先最初讲的是同一种语言，操同一种语音。当他们移居东方时，在一个叫示拿地的地方，发现了一大片异常肥沃的土地，因而就在那里定居下来，修起城池，建造繁华的巴比伦城。

人类的日子越过越好。他们决定在巴比伦建造一座通天塔，就是说，这座塔的高度能够通达天上，他们的意思是，建这么一座高塔既可以使他们自己名扬四方，又能聚集天下所有的人。由于大家语言相通，同心协力，阶梯式的通天塔修建得非常顺利，很快就高耸入云。

这天，上帝恰好降临人间。看到人们建造通天塔的场景，看到人类齐心协力，统一强大，他感到十分担忧。他认为，这些人既是同一民族，又讲同一种语言，如果让他们建成这座通天塔，那么以后他们将无所不能，而为所欲为。这是上帝所不愿看到的。为此，上帝决定变乱人类的口音，让他们相互间语言不通，无法交流。

上帝来到示拿地，变乱了正在建造通天塔的人们的口音，人们互相间听不懂对方的语言，无法沟通，工地上顿时一片混乱。建塔的工程无法进行下去，原本的宏伟计划终于半途而废。从此，这些操各种口音的人再也无法团结起来，他们之间纷争不断。后来，这些人慢慢分散到了世界各地……

这个故事试图为世上出现不同语言和种族提供解释。

事实上，语言的纷乱并非是上帝造成的；而是因为隔绝，民族与民族之间的隔绝，地区与地区之间的隔绝。各种语言诞生的过程大致是相似的：随着人类的进化，人们在劳动中学会了使用工具，与此同时，人的发音器官也逐渐完善；随着高一级工具的发明，出现了群体劳动和用语言指挥群体劳动的社会现象；在人群和部落间交流的过程中，语言渐渐发展形成。然而，由于受到高山、大海、甚至河流的隔绝，人们只能各自说各自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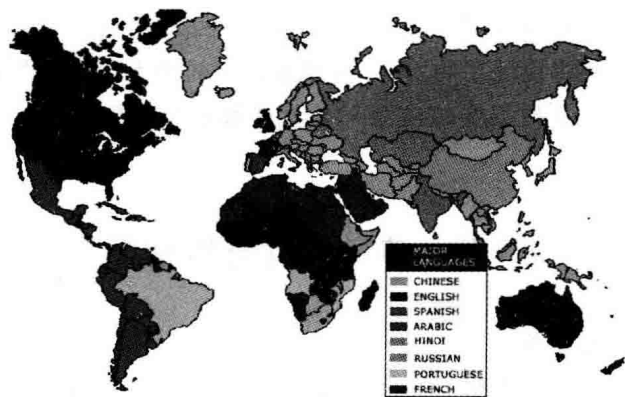
翻开《中国大百科全书》上的“世界语言分布图”，几十种颜色分割了五大洲。“绿语言”不知晓“红语言”，“黄地块”听不懂“蓝地块”。据估计，今天世界上有4000—8000种语言。德国出版的《语言学及语言交际工具问题手册》提供的具体数字为5561种。这一数字当然不包括已经在世界上消失了的很多种语言文字，比如哥特人和玛雅人的语言文字，以及赫梯语、卢维亚语、达尔马提亚语、苏默语，和中国的突厥文、回纥文、察合台文、于阗文、焉耆—龟兹文、粟特文、巴思巴文、契丹大字、契丹小字、西夏文、女真文、东巴图画文字、沙巴图画文字、东巴象形文字、哥巴文、水书、吐火罗文等文字，以及粟特语、吐火罗语、哥巴语、西夏语、东巴语、契丹语、女真语、于阗语、巴思巴语、察合台语、鄂尔浑—叶尼塞语等语言。而且，在这5561种语言中，“有许多种语言——据估计有二分之一——正在面临着逐渐消失的危险”（汉斯，2009：6）。北欧的几个小国虽然都有自己的母语，但英语已经像中国的普通话一样普及，长此以往，随着国际交往的频繁，英语会越用越多，母语却越用越少，几代人之后，难免遭遇满语一样的命运。中国的情形也如此，据《中国大百科全书》记载，中国各民族现有语言60多种，文字40种，其中大多数处在消亡的前夜。原因很简单，这些语言的使用人群在逐渐萎缩，据80年代公布的数据，门巴语只有6000人，京语5000人，保安语5000人，鄂伦春语4000人，赫哲语1000人。语言的消亡虽是憾事，但平心而论，也许不是坏事。在这小小的星球上，五千多种语言，似乎也太多了，人类为什么要有这么多语言？也许，人类文化的进步往往以某些语言的消亡为代价。

纵观世界历史，民族国家的崛起和衰亡直接决定着某种语言的前途和命运。历史上，曾先后出现过跨地区、跨国家使用的语言，如：希腊语、拉丁语、阿拉伯语等，但是由于全球化程度不高，只能算作区域通用语（regional language），充其量达到准国际通用语的程度。近代随海洋大国的诞生，又出现了跨洲际的西班牙语、葡萄牙语、荷兰语、法语、英语和俄语，可将其称作国际通用语（international language）。自此，世界逐渐进入全球化时期，在这一时期，多种西方语言群雄逐鹿。在其后的岁月中，其他语言随其使用母国国际地位的式微而式微，唯有英语脱颖而出，成为覆盖区域最广、涉及领域最多的真正意义上的全球通用语（global language），这标志着世界进入了全球化时代。21世纪中国的再度崛起，使得汉语大踏步走向世界，此为潜在的国际通用语（to-be global language）。可以预见，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将是英、汉双语共存的时代，也许遥远的今后会出现单语时代，英汉两种候选语言孰

能胜出，目前尚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以上提到的通用语（也包括区域通用语、国际通用语全球通用语）有的已经消失，有的已经退出，有的仍在台上，有的即将登台。未来的未来，仍有诸多大戏会上演。

我们的世界坐落在一个旋转的地球上，世间万物的千变万化从来就没有停息过。新东西来得目不暇接，旧事物走得悄无声息；看得见的是突如其来的结果，看不见的是潜移默化的过程。世界万物在变，人类的语言也在变。原本没有语言，后来有了好几种：有些语言一分为二，有些又合二为一；旧语法渐渐无人知晓，新词汇忽然满街流行……人类语言究竟要向何处去？世界上最终会剩下哪几种语言？这些语言又将是什么形态？人类会不会在经历了太久、太久的隔阂之后，重新进入类似建通天塔时的那种使用共同语言的时代？的确，在人们即将进入 2012 年的时刻，有关“世界末日”的喧嚣不绝于耳。也许人们在经历了太多的不解和误解，乃至仇恨和苦难，即将面临人类共同命运的时刻，会摒弃前嫌，真诚地拥抱在一起，共同建造拯救人类的巨型“方舟”。也许，人们会觉得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坚冰应该打破，从真诚的沟通、其乐融融的相处中，重新获得无穷的力量，去构筑人类共同的辉煌。

这些话题确实饶有趣味，犹如在一个智慧的花坛里，任我们尽情地去播种五颜六色的期盼。



世界八大语言分布图^①

^① 来源：<http://www.aimond.cn/uploads/allimg/101125/2-1011251539290-L.gif>。

第一章

人类、语言与文化

语言是人类的一项重大发明，语言的诞生将人类与其他动物彻底区分开来。语言具有文化和工具的双重属性，它在帮助人类实现交际的同时也在传递着重要的文化信息。

人类使用语言的历史至少有十万年以上。随着人类认知和沟通能力的逐渐发展，语言也在以一种极慢的渐进方式演变着、进化着——“从粗胎语，到原初语，到后原初语，到前现代语，再到现代语，大约五个阶段”。（罗伯特，2010：3）语言的变化主要有聚变和裂变两种形式。在聚变的时期，语言特征会在某一地区的语言之间扩散，经过很长一段时期，当地语言会聚变为一个共同的原型。之后，一旦具有扩张与裂化特征的裂变期到来，这个共同原始语就会裂化为多个新的语言。相比之下，裂变是比较短暂的，而聚变则是主要的和长期的。可以预见，在未来的几百年中，全球化浪潮将使现存的 5000 多种语言中的绝大部分消失殆尽，这就是聚变的结果。这种聚变将使某种或某几种语言脱颖而出，成为全球通用语。

第一节 人类与语言

一 人类的起源

当我们论及人类文明、文化、语言等问题时，首先遇到的是人类的起源。人类是怎样产生的？人类诞生于何处？人类诞生于何时？在远古，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只能游离于臆想和猜测之间，于是在世界各地出现了各种造人的神话和传说。这些神话大多数认为人是神根据自己的模样用泥土之类的物质创造出来的。中国古代神话故事中，女娲取黏土抟人，用青藤